

哈尔罗杰历险记

# 亚马孙探险

粵語說說說 粵語說說說

[英] 辛墨德著 杨伟娴译

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## 序 摇言

我们的脑袋是圆的，像个地球仪。不仅形状相似，而且每个人的脑袋里，经常都会想到地球，它体积有多大？年龄有多久？有哪些有趣的人和事？但对任何人来说，地球都是一个庞然大物，即使倾其一生，也不可能把它跑遍了。怎么办呢？有一个捷径，即看书，这叫作“秀才不出门，遍知天下事”。如果你想了解地球上都有些什么新鲜事，这里指的是大自然中的新鲜事，我建议你看一看《哈尔罗杰历险记》。

威勒德·普赖斯先生是个幸运的人，一生中跑了 76 个国家和地区，包括我们中国，遇到过许多新鲜的人和新鲜的事。他又是一个愿意奉献、不甘寂寞的人，不想把自己的知识和见闻都烂在肚子里，于是便动笔写了一部书，献给天下的孩子们。于是，就有了哈尔·亨特和罗杰·亨特两兄弟。

哈尔和罗杰是约翰·亨特的儿子。约翰·亨特是动物学家，几乎跑遍了全球去了解和收集各种各样的珍奇动物。哈尔和罗杰不仅继承了老亨特的基因，而且也继承了爸爸的事业和兴趣。在老亨特的鼓励和安排下，哈尔和罗杰走南闯北，历尽危险和艰辛，从亚马孙丛林到南太平洋小岛，从非洲大陆到格陵兰冰原，从世界上第二大岛新几内亚到地球上最高的山脉喜马拉雅，从正在爆发的火山口到危机四伏的海底世界，足迹延伸到世界各地，各个角落。他们冒着生命危险，勇敢地追逐丛林巨蟒，制服热带巨蜥，巧捕非洲白象，激战北极之王北极熊，深入海底猎奇，大战庞然大物杀人鲸，不仅与凶猛的动物较量，还得与贪婪的人类争斗，常常是弹尽



# 哈尔 罗杰

## 历险记

哈尔·罗杰历险记

粮绝，走投无路，只能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勇气，才能置于死地而后生。当然，不可能所有的人，都像哈尔和罗杰那样，有机会到世界各地去旅游、探险。正因如此，所有关心地球和热爱自然的人们，不妨都抽空看看《哈尔罗杰历险记》这套书，希望你能进入角色，设身处地，感同身受，与哈尔和罗杰一起，深入广袤无垠的大自然去畅游，搏击，追随那些曲折的情节，体验无数惊险的场面，肯定会惊心动魄，深受刺激。而且，书中丰富的知识和简练的语言，也会令人受益匪浅，回味无穷。

最后，还要加上几句。就是关于亨特一家的事业。他们是到世界各地去猎取和收集各种各样的珍奇动物，卖给动物园和博物馆，一方面固然为人们休闲娱乐，观赏和了解地球上的各种动物作出了贡献。但是，与此同时，他们也伤害了许多动物，伤害了大自然……

与缘年前相比，人类现在对大自然和动物界的了解，都要客观而且深入得多了。但也产生了另外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，就是一厢情愿地去和动物亲近，以至于有人和自己的爱犬亲吻，结果被咬掉了嘴唇。我们说，动物是我们的朋友，是指我们和动物同是生命世界之一员。但这并不意味着，我们可以和北极熊拥抱，可以跟老虎接吻。动物就是动物，人就是人，即使地球上最温和友好，亲切好奇的南极企鹅，当我想去摸它的脑袋时，它也会奋起反抗，摆出一副决一死战的架势。因此，我认为，人类和动物朋友的交往，应该是“君子相交淡如水”，最好的做法就是不要去干扰它们，当然更不能去伤害它们。

位梦华

## 目录

员摇神秘的电报 .....	( 员 )
圆摇穿鞋的跟踪者 .....	( 远 )
猿摇拂晓的飞行 .....	( 员 )
源摇猎人头者 .....	( 员 )
缘摇神鹰的阴影 .....	( 圆 )
远摇兽踪人脸 .....	( 猿 )
苑摇林莽之夜 .....	( 猿 )
愿摇沿虚线而下 .....	( 源 )
怨摇落荒而逃 .....	( 缘 )
员摇魑魅之谜 .....	( 远 )
员摇亚马孙河上的挪亚方舟 .....	( 苑 )
员摇灾难 .....	( 愿 )
员摇摆脱“鳄鱼头” .....	( 怨 )
员摇惊马似的鳄鱼 .....	( 员 )
员摇绞蟒 .....	( 员 )
员摇半夜枪声 .....	( 员 )
员摇人与兽的角斗 .....	( 员 )
员摇年轻人，到西部去！ .....	( 员 )
员摇老虎夜访 .....	( 员 )





# 哈尔罗杰

历险记

梁晓声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

- 圆瑶神奇的舵号 ..... (员缘)
- 圆瑶水中逮虎 ..... (员缘)
- 圆瑶黑美人 ..... (员园)
- 圆瑶南美大森蚺 ..... (员园)
- 圆瑶九个无头人 ..... (员缘)
- 圆瑶孤苦伶仃 ..... (员缘)
- 圆瑶浮岛 ..... (圆缘)
- 圆瑶笼中囚 ..... (圆缘)

摺



## 1 摇神秘的电报

基多酒店的大厅里，有一条剥制的鳄鱼标本。哈尔坐在鳄鱼头上擦枪，酒店老板唐·彼德鲁对他说：

“是的，你们就要见到世界最长的河流……世界上最大的从来没人考察过的林莽……世界天然资源的最大宝库……总有一天，亚马孙河要哺育全世界。”

“那儿真的有像这家伙一样大的鳄鱼吗？”哈尔问。在他看来，狩猎比哺育全世界更有意思。

“嗨，比这还大呢！要是想给动物园逮动物，你可算是找对了地方。嗨，我听人说，世界各地的野生动物全搁一块儿，也比不上亚马孙河流域的野生动物品种齐全。这一点，您可比我在行。”他转过头对哈尔的父亲说。

每当人们想了解动物方面的问题，总习惯于向约翰·亨特请教。他研究和收集动物已经 10 年了。布朗克斯动物园的狮子莫莉死了，主任就给约翰·亨特打电话，让他下次再去非洲时，顺便给逮一只；里恩格林马戏团的巨蟒，由于配合上的小小失误，一口把一只珍贵的猴子吞掉了。一封电报发到长岛亨特私人动物园，电文内容大致是：如果这种猴子在亨特动物园里没有存货，亨特可否在下次去婆罗洲时，帮忙再弄一只？在伦敦的动物园，一只罕见的——由于太罕见，价值近千镑——叫作非洲大羚的羚羊患了疝痛，于是，约翰·亨特收到下面这份电报：

大羚羊疝痛，如何治疗？



# 哈尔·罗杰

历险记

已经是第五次来南美，但他

两个儿子——哈尔和罗杰则是第一次到南美来。不过，和动物打交道，他们并不是新手。哈尔曾经在科罗拉多和墨西哥捕猎山狮；兄弟俩都曾经在长岛——他们父亲的那个动物供应处照料过动物。那些动物都是父亲在考察时带回来的，他们饲养这些动物，等着动物园、马戏团或者博物馆把它们买去。

“谁也不知道，”约翰·亨特审慎地说，“亚马孙河流域的动物到底有多少品种，因为那一带还有那么多地方没人考察过。如果一切顺利，我们这次打算考察亚马孙河流域的一个新的部分，帕斯塔萨河。”

“帕斯塔萨河！”唐·彼德鲁惊叫起来，“据说，它就在安杜斯。到那儿去过的白人无一生还。去年就有两个白人一去就杳无音信。嗨，那儿的印第安人喜欢割下人头来作战利品。瞧那边，他们也会这样处置你们的。”

他让他们看壁炉台上的一个古怪的东西。那是个人头，不过已经缩成橘子大小了。

罗杰走上前去凑近看，但却不敢碰它。

“肯定是一个婴儿的头。”

“不对，是成年男子的，”他父亲说，“黑瓦洛<sup>①</sup>的印第安人有办法使它缩小。到了那儿，你就会看到啦。”

罗杰满腹疑虑：“那我们会怎么样呢？”

摇摇“我想，我们不会有危险。他们只割敌人或者亲属的头，我们既不是他们的敌人也不是他们的亲属。”

酒店老板摇摇头，“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，否则我是信不过他们的。”他说。

“有这样一个标本，博物馆什么大价钱不肯出啊！”哈尔

<sup>①</sup> 摇黑瓦洛，是印第安人在秘鲁的一个部族。——译者注

欢呼起来。“这玩意儿怎么样，肯卖给我们吗？”

酒店老板紧张地四处看看。哈尔的父亲赶紧给冲动的儿子泼冷水。

“出价买这玩意儿，警察会把你关进牢里，”他说。“这儿有一条法律，禁止买卖人头。你可以弄几个山羊皮的复制品。至于真的嘛，只好等我们到了黑瓦洛人那儿再说啦。”

罗杰仍旧忐忑不安。

“我们到那儿去到底图什么？”他问，“我还以为，我们只是顺亚马孙河漂流哩。”

“帕斯塔萨河是亚马孙河的源流之一。你知道，亚马孙河并非从源头开始就是亚马孙河，它起源于安第斯山上的积雪所形成的许多小河，帕斯塔萨河就是其中的一条。而且，由于它的河道还有一大截没有在地图上标出，因此人们对它特别感兴趣。”

“同时还因为，它流经那些喜欢割人头的印第安人的部落。”看见弟弟忸怩不安，哈尔又添上一句逗他，“我们准得经过那地方！”

罗杰不吭气儿。他转悠到哈尔背后，悄悄抓起鳄鱼尾巴，猛地一拉，把哈尔掀翻在地上。

“你等着，到了黑瓦洛地区我再炮制你，”他说，“我要帮他们割下你的头，等着瞧吧。我要用油炸它，用盐水腌它。麻烦的是，这么个丑八怪，不会有博物馆肯要。”

他住了口，因为哈尔已经抓住他，正在用力把他往鳄鱼的大口里塞。

酒店老板小心翼翼地把家具从打得不可开交的兄弟俩身边挪开。看着他俩不合时宜的行为，他很不为以为然。

但是，约翰·亨特看着两个儿子，却不无骄傲。他们是





# 哈尔 罗杰

## 历险记

探险家古铜色的脸并未改色，但他嘴角的肌肉绷紧了，手指紧紧地捏着电报。两个孩子等得不耐烦了。

林莽探险的最佳搭档。哈尔已经完成了中学的学业，马上就要上大学了。他长得跟父亲一样高大壮实。罗杰还在长个儿，别看他精瘦精瘦的，却也机灵。尽管他不得不承认，一提起那猎头生番，总有些不自在，但他还是够勇敢的。他比哥哥小四岁。学校正好放了假，他利用假期参加这次捕猎。他们的父亲答应过，只要他们在这次探险中表现出色，他就让他们到南海去一趟作为奖赏。

一位公务员给约翰·亨特递上一份电报。约翰·亨特撕开封套，展开电报。扭打作一团的兄弟俩松开了手，注视着父亲。

约翰·亨特把电报看了一遍，又看一遍。接着，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又看第三遍。探险家古铜色的脸并未改色，但他嘴角的肌肉绷紧了，手指紧紧地捏着电报。两个孩子等得不耐烦了。

“爸爸，你怎么啦？那上面说的是什么呀？快告诉我们吧。”

亨特大笑，“有人企图耍弄我们。”说着，他把电报递给儿子。电报上写着：

厄瓜多尔摇基多摇基多酒店摇约翰·亨特

亚马孙河并非好地方摇若要平安摇最好离它远点儿

摇家中有事需你照应

电报是从纽约发来的，上面没有署名。

## 2 摇穿鞋的跟踪者

“发电报的会是谁呢？”哈尔满腹狐疑。

“可能是探险者俱乐部那儿的一个家伙，他想和我们开个小小的玩笑。”亨特说。不过，看得出来，他的儿子对他的解释并不满意。

“您看家里会不会有什么事？”哈尔壮着胆问。

“当然不会。有事你们的妈妈会来电报的。”

哈尔拧起了眉心，他在动脑筋时老是这样。

“看来，这地方对我们来说倒真是个神秘的谜，”他说，“有谁会对我们心怀嫉恨呢？谁会企图阻止我们到亚马孙河去呢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”他的父亲说，“但我认为我们没必要为这样一封匿名电报大伤脑筋。发电报的那个家伙既然没胆量署上他的名字，他就未必有胆量来伤害我们。”

“我们难道不可以追查一下吗？发报人总得在电报局留下自己的姓名、住址，不对吗？”

“说得对，不过，如果他不想让人知道他的身份，他就不会留下他的真实姓名和地址。”

罗杰什么也没说，这种古怪的事情使他的心怦怦乱跳，眼睛越睁越大。父亲注意到孩子的紧张心情，他说：“很可能是一个什么怪人干的，他并没有什么恶意。好啦，我看我们还是别管它了吧。明天还要起早呢，睡觉去吧。我们拂晓



出发，要是那位愣头愣脑的爱尔兰飞行员能把他的飞机弄妥的话。”

“要不，我现在就到他那儿去一趟。”哈尔提议说。

“好主意，我也去。”罗杰插嘴说。

“不，”他爸爸说，“你最好给我乖乖地睡觉去。”

# 哈尔 罗杰

## 历险记

哈尔信步走到独立广场。那儿正在举行吹奏音乐会。音乐在大教堂和主教宅邸前回荡。广场挤满了人，有衣着华丽的西班牙血统公民，也有戴着平顶帽、披着毛毯似的披巾的印第安人。

哈尔想，多么美丽神秘的城市啊！它坐落在群山环绕的盆地中，白雪覆盖的山峰在月光下闪耀。难怪基多人这么爱他们的城市。“基多直通天堂。”他们老这么说。

哈尔放慢了脚步，他有点儿喘不过气来，因为这里的高度是海拔 9350 米。细细想来，厄瓜多尔的首都的确跟天堂门挨着门，它是世界最高的城市之一。赤道就从城外经过，这儿的风还不算刺骨，然而空气的清冷，仍然使人难以相信赤道就近在咫尺。哈尔扣好大衣，走出灯火通明的广场，踱进老城狭窄的黑黢黢的街道。

鹅卵石铺成的路面坑坑洼洼，走在上面得十分小心。街道两旁是古老的土砖房，苔痕斑驳的红瓦房顶几乎覆盖住整条街，走在街上就像走在地道里。

全身裹得严严实实的行人，赤着脚，幽灵似的悄悄溜过。

哈尔感觉得到，一双穿鞋子的脚正在他身后不紧不慢地跟着。开头，他没有在意。但从委内瑞拉大街向右拐进苏克雷街后，他仍然听得到这穿鞋的脚步声，这才开始警觉。他向左拐进皮钦查街，脚步声依然跟着。哈尔想开开心，于是，绕着那一带转了一圈。那双鞋的主人也跟着绕了一圈，并且离哈尔越发

近了。这可就不那么好玩了。哈尔加快了步伐。

他尽量放轻脚步，把跟在后边的人甩得远远的，然后，一步跨进特里·奥尼尔那幢房子门廊黑洞洞的阴影里，从口袋里掏出手电等着。

一直在跟踪他的那个陌生人走过来了。他有点儿举步不定，在每一家人家的门廊前都驻足片刻，最后，他来到哈尔藏匿的门廊。

哈尔摁亮手电，直往那穿鞋人的脸照去。

他不是厄瓜多尔人。他是个身材魁伟的大块头儿，拉丁人比较瘦小纤弱，印第安人虽然粗犷，块头儿却不大。这家伙看上去会叫人联想起职业拳击手或者芝加哥大街上的歹徒。在强烈的灯光下，他的脸扭曲变形，凶残阴险得难以形容。他的双眼像一头受惊老虎的眼睛一样闪着寒光。密林里那些猎人头的生番也没他那么野蛮残忍。

哈尔差一点儿就忍不住要举手去拍他朋友的屋门，但他抑制着这一欲望说：“你在跟踪我。”

那人眨眨眼，“什么？你疯了，我只不过在散步呀。”

“可笑，你散步怎么老跟我走一样的路呢？”

“你怎么会这样想？”

“你穿着鞋，这样，我就能分辨出你的脚步声。”

“穿着鞋？你这傻瓜，在基多，穿鞋的人多着呢。”

“对，但你的鞋子有点特别，我到哪儿，它们就跟到哪儿，甚至跟着我在街上绕圈。”陌生人威吓地逼进门廊，但哈尔站的位置比他高一个台阶，这是一个有利的地形。而且，一旦吵闹起来，附近的居民都会出来。

那人的脸色忽然缓和下来，脸上露出温顺的笑容。





“说得对，伙计，我是在跟踪你。但我并没有恶意。我看得出你是美国佬，会讲我们的话，我——嗯，我只不过想打听一下，到圣多明各教堂该怎么走。今天是礼拜日，我想，我可以去作祷告，点上几枝蜡烛。”他抬起那双充满血丝的眼睛望着天空。

# 哈尔 罗杰

## 历险记

“顺着这条街一直走到弗洛尔斯街的拐角处。”哈尔说。

“非常感谢，”陌生人说，那模样还挺斯文。但是，哈尔熄灭手电的那一刹那，他眼中最后闪出的凶狠的一瞥使哈尔的脊梁骨都凉透了。“后会有期！”

哈尔转过身去敲特里家的门时，心里分明感到，那人说的是，“别得意得太早……”

进了特里·奥尼尔家的客厅，哈尔坐在温暖、舒适、明亮的灯光下，讲述了刚刚发生的事，同时也提到那封匿名电报。

特里是个年轻的飞行员，他轻率、散漫、无法无天，对什么事都不在乎。他爱冒险，听说哈尔碰到了这么富于刺激的事情，竟向他表示祝贺。

“看来，你这次探险大有搞头，”他说，“你看这两件事之间有什么关联吗？你们在纽约有没有什么冤家对头，会不会派特务到这儿来把你们弄垮呢？”

“我们没什么冤家对头，”哈尔说，“当然，我们有竞争对手，一个很强大的对手。”他突然住了口，拧起了眉心。“我寻思……”他说，“特里，也许你提醒了我。”

“好吧，明天早上还飞吗？”

“当然飞。飞机怎么样？那些制动器都修好了吗？”

“嗯，还没完全修好，”特里用他平易的爱尔兰口音说，“不过，它们还能应付。”

哈尔想，特里做事想必多半是靠了幸运女神的关照。

“好吧，”他说，“拂晓，停机坪那儿见。”说着，站起来要走。

“要不要找个保镖护送你回酒店呀？”

“我对付得了，”哈尔大笑。他没有走原路，而是绕了条远道。他走在街中心，眼睛和耳朵都随时留心着四周的动静，一路平安无事。回到酒店，父亲和罗杰都睡着了，他想，自己今晚肯定会胡思乱想、彻夜难眠，但还是上了床。白天的活动使他筋疲力尽。基多的地势很高，空气稀薄，要在那儿坚持下来，必须有足够的休息。五分钟后，哈尔也进入了梦乡。





## 3 摇拂晓的飞行

# 哈尔·罗杰斯

历险记

“到格林、赫尔的乘客，上飞机啦！”特里喊道，同时加快他那淘气的四人座——“富源”号小飞机马达的转速。

亨特一家随着他登上飞机。他们的装备、器材和枪支放在行李舱内。“富源”号颠簸着顺着草坪跑道慢慢滑行，逐渐加速。

当飞机以每小时 150 公里的速度摇摇晃晃地行驶时，一阵风从侧面吹来，使得飞机拐了个弯，向一辆救火车直冲过去。

如果制动器没毛病，特里本来可以拨转机头，让飞机从救火车的任一侧拐过，但制动器却坏了，刹车失灵，使他无法停机，撞机警报器在机场上空呼啸。救火车上的小伙子们像爆玉米花似的从车里蹦出来。

就在这紧急关头，特里以他那爱尔兰人特有的不可思议的勇气，孤注一掷。他把油门加到最大，飞机吼叫着在跑道上飞驰，救火车就在正前方。

飞机能上升到足够的高度，以便越过这拦在路当中的火红的金属魔鬼吗？

机头的起落架已离开地面。另外两个起落架轻轻跳动了几下就升上去了。飞机在离救火车仅几十厘米高的地方擦过，腾空而起。

不懂飞行的人体会不到这种危险。哈尔和他父亲都开过飞机，只有罗杰是第一次上天。

他一直在埋头研究那幅地图，这会儿，他抬起头来，看

到父亲和哥哥的脸色煞白，便若无其事地问道：“出什么事了吗？”

哈尔恨不得把他给活剥了。还有那位什么都满不在乎的飞行员，他真想骂他个狗血淋头。真没办法，命运女神肯定是爱上这小伙子啦！

飞机懒洋洋地上升。这是飞行高度的问题，不是坚固的小“富源”的过错。

“上升速度是多少？”哈尔问。

“每分钟四百米左右，”特里说。

“可是，现在还不到每分钟五百米。”

“飞机的升限是多少？”哈尔忧心忡忡地注视着那些高耸入云、雪压冰封的悬崖峭壁。飞机必须越过这些陡峭的山崖，才能降低飞行高度。

“这小玩意儿，”特里骄傲地说，“可以一直上升到数千米高空。”

“即使这样，你也飞越不了这些山峰。”哈尔看着地图说。厄瓜多尔重峦叠嶂，耸立着猿座大火山。基多四周被巨人似的高山包围着。哈尔向窗外望去，那边，科托帕希——世界上最高的活火山，利剑似的刺向近四千多米的高空。凯艾比和安蒂沙娜几乎和它一样高。

“我们可以从两座山之间穿过，”特里安慰哈尔说。

“那你现在怎么向北飞呢？”

“我只不过以为，你们可能会想看一看赤道。那边，看见那座纪念碑了吗？那是几年前法国的一个勘测团为了准确测出我们这个星球的体积，竖起来作为赤道线的确